

The Matchmaker of Périgord

佩里戈尔的媒人

[英]朱莉娅·斯图亚特 著

高勤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佩
里
戈
尔
的
媒
人

[英]朱莉娅·斯图亚特 著

高勤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佩里戈尔的媒人 / (英) 斯图亚特 (Stuart, J.) 著
; 高勤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855-3

I. ①佩… II. ①斯…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026 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刘丹亭
装帧设计 园里
插图 卤猫



世纪文景

佩里戈尔的媒人

[英] 朱莉娅·斯图亚特 著

高勤芳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189,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855-3/1·1188
定 价 2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豆焖肉之战	1
第二章	理发师	8
第三章	丽河爱村的龙卷风	25
第四章	钓鱼之旅	44
第五章	婚介所	61
第六章	第一位顾客	78
第七章	艾米莉的城堡	95
第八章	公共浴室	110
第九章	接生婆和她的爱慕者	126
第十章	寻找爱情	147

第十一章	约会进行时	165
第十二章	媒人的无奈	183
第十三章	面包师的约会	199
第十四章	城堡约会	216
第十五章	一波三折	233
第十六章	媒人的妙计	249
第十七章	好事多磨	266
第十八章	松露之恋	283
第十九章	第二次龙卷风	298
第二十章	终成眷属	316
	致谢	333

第一章 豆焖肉之战

纪尧姆·拉杜塞特伸出修剪精细的手指，在裤脚上擦了擦，然后塞进玻璃罐里。五指在冰冷、滑腻的油脂里搅动，他感觉碰到了一个脚踝骨，不禁口舌生津。他将腌鸭腿从罐子里拔出来，放入白扁豆豆焖肉里。纪尧姆母亲三十一年前开始做的这道菜至今仍是他们家的桌上佳肴。腌渍得白花花的鸭腿趴在白豆和香肠碎上，随着木勺轻快的搅动，顿时沉入锅底，不见踪影。

母亲疯癫病发作之后，理发师纪尧姆理所当然地成为豆焖肉的守护人。他毕恭毕敬、动作缓慢地搅动锅里的食材，在混合着牛至和百里香味的升腾蒸汽里瞥见一块鹅骨。十九年前，拉杜塞特夫人为了庆祝儿子的理发店在村里开张，特意在锅里加入一块鹅肉。如今，鹅肉消逝殆尽，只留下一块骨头。从一开始拉杜塞特夫人就出于光辉的母爱，严格禁止任何人将鹅骨从锅里捞出来。几年之后，丈夫去世，她哀痛不已，但从此认定，儿子开办生意

的好运验证了上帝的存在。那是她在那段痛苦岁月里惟一快乐的回忆。怀着这样的信念，她会突然恼怒地从餐桌旁站立而起，冲到毫无防备的客人身边，只因为他餐盘里阴差阳错地盛着那块灰色骨头。她的手像钳子一样快速且牢固地将骨头从客人的餐盘里夹出，一边嘀咕“还好下手快”，仿佛生怕客人会带着她的圣骨匆匆溜掉。

从白豆中间冒出的一个洋葱可以追溯到1999年3月。几个胡萝卜是上周才加进去的。至于拇指般大小的蒜头的渊源，纪尧姆已经记忆模糊。一颗绿色的小纽扣依然在失物招领之列。理发师有如考古学家般，细致地用勺子沿着铁锅的底部和四周搅动。他坚信锅底松动的黑垢和一段如今已经钙化的陈年图卢兹香肠正是这道无与伦比美味佳肴的秘诀。不过有些人指责这段老香肠是罪魁祸首，将平日里行事正常的药剂师帕特里斯·博丹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此事也成了村里常被念起的丑事。

白扁豆豆焖肉的薪火相传不仅是独子肩头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关乎家族声誉的大事。豆焖肉之战历史悠久且战况凶险，至今没有停战的迹象。有幸旁观史上经典一幕的村民一致赞同，是拉杜塞特夫人向对方打出了第一炮。当时她看见莫罗夫人在菜市场买西红柿，便随口问她准备烹制何种佳肴。莫罗夫人回答话音未落，拉杜塞特夫人就惊恐地向后连退了两步。不幸的摊贩被她踩了一脚，疼痛了好一阵。

“白扁豆豆焖肉里怎么能放西红柿呢！”拉杜塞特夫人大声

嚷嚷。

“能啊，怎么不能？我一直放西红柿的！”莫罗夫人毫不示弱。

“你可别告诉我，你还往里头放羔羊肉！”

“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这样离经叛道！”莫罗夫人反唇相讥。

“荒谬？夫人，我可没像你那样，把西红柿放在豆焖肉里！你丈夫对此有何高见？”

“他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做法了！”莫罗夫人的回答简明扼要。

片刻之后，几个旁观者看到拉杜塞特夫人大步流星走到莫罗夫人的丈夫跟前。那时，那位丈夫正坐在据说能治愈痛风病的喷泉旁的长椅上。他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一只蚂蚁与五倍于它体型的树叶搏斗，一抬头便看见拉杜塞特夫人一双仙鹤般细长的腿矗立在他面前，手里还挽着一个草篮。他灵敏的鼻子立即嗅出篮子里鲜鱼的味道。

“莫罗先生，”拉杜塞特夫人开腔，“请原谅，但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打扰您。像您这样一位纯正的法国绅士，一定知道确切答案。豆焖肉里应不应该放西红柿？”

拉杜塞特夫人的突然出现让莫罗先生惊愕不已，接着一连串的问题逼得他除了坦承事实外别无他法：“大家对于豆焖肉的正宗做法，总是争论不休。鄙人偏爱我母亲大人的做法，即不放西红柿。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告诉我老婆大人。”

据亨利·卢梭回忆，莫罗夫人付西红柿钱的时候，他正站在她旁边。他看到拉杜塞特夫人径直走回到莫罗夫人跟前，将她和莫

罗先生的对话一股脑儿倒出来，然后补充说烹饪正宗的豆焖肉是法国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至于莫罗夫人是如何回答的，亨利·卢梭没有听清楚。亨利老婆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不管她丈夫的耳朵真聋假聋，硬是强迫他戴上助听器。

接下来的一幕却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拉杜塞特夫人把手伸进篮子，揪出一条鳗鱼，捆在莫罗夫人脸上，结果鳗鱼脑袋插进莫罗夫人的乳沟里，而随后拉杜塞特夫人若无其事、昂首阔步地走了。拉杜塞特夫人沿着城堡大道走到一半的时候，莫罗夫人回过神，迅速从捧在手里的灰色纸袋里掏出一只西红柿，瞄准拉杜塞特夫人砸过去。用力之猛、命中之准，受害者不由踉跄了几步。

从那以后，两位夫人形同陌路。可是，双方战斗的炮声依然隆隆作响。莫罗夫人总是将一大碗熟透的西红柿放在厨房窗口，仿佛那是她备下的弹药，随时准备在敌人经过时从白色蕾丝窗纱后开火。而拉杜塞特夫人每次在街上瞥见她的敌人，就龇牙咧嘴模仿鳗鱼的模样，加以报复。时光飞逝，莫罗夫人掷西红柿的手臂不再如从前健壮；拉杜塞特夫人近几年来也因为戴着不合适的假牙，鳗鱼表演的逼真度大不如从前。可是，她们相互之间的羞辱到老也不罢休，后来简直就演变成彼此间特殊的问候方式。

理发师打算趁煮鸭腿的时候到菜园里摘一棵生菜。还没走到后门口，他光着的脚底板上就粘到了一颗黑色的尖利小石子、一片姜黄色的羽毛、两粒干瘪的小扁豆和一小张印着“利穆赞苹果”的带胶标签。他把右脚架在左膝盖上，清除脚底的石子、扁豆和标

笠，然后低声嘀咕，骂骂咧咧地捡起羽毛，随手扔进垃圾桶。

从花园里的核桃树上摘下的一麻袋核桃旁边放着一双棕色的凉鞋。纪尧姆将他毛茸茸的脚趾伸进鞋里，打开后门，探出脑袋，四下张望。花园的墙头沐浴在夕阳里，草坪上的草长高了，他准备两天之后等月亮渐亏、运行至双鱼星座前动手修剪草坪。纪尧姆接着俯下身，观察花边粉绣球花。眼见没有危险的迹象，他飞快地上锁，放心出门。从石板顶的小水井和旧兔舍旁经过时，他心里乐滋滋地憧憬着美味的晚餐。兔舍早就不再饲养兔子，只用来堆放花盆。外面一片寂静，只听得见从超市购买的便宜皮凉鞋啪嗒啪嗒拍打脚跟的声音和布谷鸟求偶的单调鸣叫声。真是一片枯燥乏味的景象。

纪尧姆叉开两脚，站立在生菜地里，摘下泛着酒红色的生菜叶，这足够他好好饱餐一顿。他随手又摘下两只西红柿，一边嗅着西红柿的清香味，一边瞅了一眼旁边的马铃薯丛，暗自祈祷科罗拉多甲虫今年能放他的马铃薯一马。

他悄悄地打开厨房门，朝屋里窥视。他扫了一眼墙上的橱柜，又弯下腰检查桌底。确认没有不速之客后，他才放下心，仔细冲洗生菜叶和西红柿，免得一不小心把虫子吃进肚子。洗完后，他把蔬菜放入碗里，再将碗放在托盘上，旁边摆上一把叉子、一小罐蓝色色拉酱和一块用红丝线绣着他名字首字母的白色餐巾布。接着，他倒了满满一杯贝尔热拉克葡萄酒。尽管他不太喜欢这种酒的口味，发誓再也不买，但是总归还是喝完为好。他又摆上一

块他最爱的卡贝库山羊奶酪，全然无视之前自己规定每周不得超量享用的政策。纪尧姆最后一次搅动豆焖肉，盛出满满一碗，鸭腿位列其中。他盯着那碗佳肴，看了几秒钟，想起前一晚洗澡时瞅着自己的啤酒肚。现在是五月份，不需要藏一身肥肉过冬，于是他舀了三勺放回锅里，端起托盘径直往后门走去。刚想开门，他又情不自禁地回过头，瞥了一眼刚被他舀回去的那堆颠三倒四的豆子。三下五除二，纪尧姆冲回锅旁，把豆子舀回碗里。趁愧疚感还没有涌上心头，他连忙大踏步飞快地跨出后门，用力一脚把门带上。

核桃树下摆放着一张歪斜的木桌和一把青苔斑驳的椅子。纪尧姆在那里落座。那是他惯常用餐的地方，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把脚支在草坪上享受一片凉意，同时为自己菜园的生机盎然沾沾自喜。理发师拿起叉子，选了一段肥厚的香肠，当做送入口的第一叉食物。可是，他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叉子，眼神茫然地发了几分钟呆。然后，他缓慢地放下空叉，靠向椅背，一粒温热饱满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涌出，滚过他脸上的一道小伤疤，钻过他的胡须碴子，在他的下颚处戛然而止，悬空挂在那里，抖动不止。

他落泪不是因为懊恼自己做菜的时候用手捏了下胡子，结果搞得鼻子里全是肥鸭的味道；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莉塞特·罗伯特挂在晾衣绳上的内衣（据说十七个单身汉为此伤心不已）；也不是刚发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正从邻居的屋顶上直愣愣地盯着他。他是想起了吉尔伯特·杜比森的脑袋，才陷入了绝望之中。那天下午，

邮递员走进理发店，履行他每八个星期理一次发的约定。他丢下一句“和以前一样”便安坐在椅子上。等他脱下帽子，纪尧姆朝下一瞧，才发现大事不妙、惊恐万分——好家伙，他的脑袋差不多就成秃顶了。



第二章 理发师

纪尧姆·拉杜塞特十五岁从中学毕业后，进入佩里戈尔理发大师学院。当时，他压根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会碰上秃顶顾客。他的父母颇花费了一番工夫才怀上他。他母亲甚至听信古代的多子传言，专门跑到勃兰托美，摩挲那座历史悠久的大教堂的门锁。妻子怀上孩子，拉杜塞特先生喜不自胜，甚至早早就盘算着独子日后的职业生涯。拉杜塞特夫人从此以后对乡野传言深信不疑，尽管这也成了她后半辈子恼怒的源泉。拉杜塞特先生曾在一个经由采石场改建的蘑菇种植园内劳作。无数个午后，他俯身在满是马粪堆的田地里，腰酸背痛，臭气熏鼻。不过与此同时，他满脑子想着妻子腹中胎儿长大成人之后，舒舒服服地坐在银行宽大的椅子上办公。但是，当孩子一出生，他未来的职业就显著无疑了，因为孩子那舞动的手指是拉杜塞特先生见过的最精妙的东西。拉杜塞特夫人每当在人前炫耀新生儿，总爱骄傲地撩起他的尿布，

让众人欣赏他硕大的男子符号；而拉杜塞特先生开口闭口、滔滔不绝谈论的都是他儿子的手指。还没有学会坐直之前，小拉杜塞特就会摸索到他母亲的针线盒边，抓起一把剪刀，在床单上剪出他母亲的侧影。他刚学会爬的时候，他母亲就不得不藏起家里所有的剪刀。可是，有一天她从菜园回来，刚走进屋子，就惊讶地发现客厅的窗帘被剪成了一棵核桃树的形状。

即便是入学后，小纪尧姆对裁剪依旧痴迷不已。有一天，学校布置学生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文。结果，他上交了一个手工裁剪的巴士底狱模型，旁边还放着一个惟妙惟肖的断头台。让他发现裁剪头发乐趣的是他的女同学艾米莉·弗汉斯，也由此引发了他后来的人生故事。一天，艾米莉送给他刚摘下的新鲜夏松露，请求他帮忙剪短她金黄色的长发，因为爬树的时候她的长发总给她惹麻烦。即便艾米莉没有贿赂他，纪尧姆也会乐滋滋地帮她的忙。不过，他坚持要用他最喜欢的那把藏在菜园大石头下的剪刀。他的杰作完成没过多久，弗汉斯夫人就气势汹汹地跑到他家门口，要求他解释为何她独生女一头浓密的头发突然变成了鸡冠头！尽管后来整个假期他都被关在家里，不允许出去玩，但是纪尧姆从没有后悔他的所作所为。

一向不爱学习的纪尧姆在佩里戈尔理发大师学院成了最用功的学生。每次上课，他都聚精会神地凝视老师演示理发的基本套路，特别是修剪后脑勺和两侧的头发。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看，他的耳朵除了老师讲解的声音，其他一概充耳不闻。他看着老师

右手里的梳子撩起一缕头发，迅速滑进左手的指缝间，刹那之间右手里的梳子神奇般地换成了剪刀，顺势跟上，剪下那一缕头发。这一连串的动作，纪尧姆看在眼里，觉得像魔术般奇妙。他不禁暗自惊叹：模特两侧的头发怎会剪得如此对称，后脖颈的发际线修得和作业本上老师要求画出的边线一样直。一小抹发胶变魔术般迅速一擦，居然就将整个作品固定成型。

他内心的激动在另一堂课上达到顶点，远远超越了他掌握剪发、修胡须、胡子打蜡、刮脸时的成就感。刚开始上课，导师便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一小片蜡纸，向模特走去。（模特眼里只闪过一丝恐惧。）他将一撮头发夹在食指和中指间，将火焰引到发梢，随即迅速抬起手指，扇灭冒着烟的橘黄色火光。其余的头发他也如法炮制，然后解释说这个方法能彻底解决头发分叉的问题。那时，整个教室都弥漫着烧焦头发呛鼻的味道。对纪尧姆来说，这样的场景比马戏团的表演还要奇妙千百倍。

他将佩里戈尔理发大师学院的教科书《理发艺术指南（第二版）》奉若圭臬，读得废寝忘食，害得他母亲担心儿子的眼睛会瞎掉。期末考试前四天，他精神紧张，不吃不喝。拉杜塞特夫人恨不得将儿子夹在两腿之间，强行将食物从他喉咙口灌下去。走进考场之前，他连续十三次检查口袋里的钢笔，担心钢笔突然消失在空气里，要么就是墨水变成了牡蛎肉般的米白色。一读完考卷上的第一道题“理发师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他的胃口就即刻恢复，然后自信满满地写下答案——“理发师必须举止高雅、

服饰洁净，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值得他人信赖，必须竭力避免难闻的口气和体味，每日洗浴。为了获得顾客的青睞，成功的理发师必须竭力避免和顾客争议价格、随意发脾气，也绝对禁止穿着花里胡哨、嘴上污言秽语、肆意散播谣言。”

第二个问题“如何粘贴假胡子？”的答案，他也是信手拈来，和标准答案一字不差——“贴假胡子时，首先在嘴唇上沿抹上特效黄胶，等黏而未干之时放上胡子，然后用一块大小合适的布轻轻按压胡子。如果胡子贴歪了，那么先提醒客人，然后迅速而果断地扯掉胡子，重新粘贴，之后再修剪成客人想要的类型。粘贴假胡须应按同样方法进行，惟一的差别就是须在下巴处涂抹胶水。”写完答案，他已经感觉饿得五脏六腑苦水乱翻。

等到回答第三个问题“修剪头发的时候应该牢记哪几点？”的时候，他几乎是一边咬着答卷一边下笔如有神——“修剪头发的时候，理发师必须谨慎小心、思路清晰，必须牢记在心，头发一旦剪掉，无法复原。”

纪尧姆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实践中不幸让其模特因二级烧伤被送入佩里戈尔医院，而他则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第二天，他母亲就骄傲地将他的毕业证书裱入相框。这是她的家族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虽然尚有人连证书上的字都认不全。当男孩带着裱入框的毕业证辗转于村头乡镇寻找工作无果的时候，捧在手里的证书只让他觉得羞愧难当、沮丧至极。这种羞愧感在农特隆镇的皮埃尔·鲁佐答应收他为学徒的时候才消逝殆尽。上班

第一个星期，他每天需骑一个小时四十三分钟从家里赶到工作地点，结果走起路来就像大腿中间夹了一个法式乡村面包^[1]。

刚开始，纪尧姆负责打扫落在地上的碎头发，将头发收进袋子，卖给床垫制造商。单这项生意就收入不菲，惹得许多顾客抱怨理发师剪去了比之前要求多出许多的头发。皮埃尔·鲁佐的钱箱也因此总是塞得满满当当。他每晚都要例行公事，清空钱箱、重重上锁。几个月之后，男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老板将这位先生交给他打理，完全是因为这位顾客无论哪次理发后都怨声载道，非戴上帽子出门不可。其实老板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小心谨慎，因为纪尧姆的手指早就按捺不住，就连骑自行车的时候都在比画着修剪头发，差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此时他的手指终于如愿以偿，在发丝间翻飞挥舞，最后的成果让顾客满意至极，发誓从此扔掉他那顶臭气熏天的贝雷帽。

纪尧姆家离得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吃午饭。谙熟人情世故的理发师便坚持让男孩留在店里，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尽管弗朗斯纳·鲁佐厨艺精湛，而且每次上菜的时候纪尧姆都能瞥见她深陷的乳沟，但是坐在这对夫妇桌旁用餐他还是感觉十分不自在。他固然热爱理发这门技艺，但是不喜欢有事没事、时时刻刻讨论这个话题。他的老板却三句不离本行，聊了一番之后，话题总不免绕到他参加伊利诺伊州举行的世界理发师大赛这件事情上。而且

[1] Pain de Campagne，一种圆形、硕大的法国面包。——中译注，下同